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13位ISBN编号：9787020049943

10位ISBN编号：702004994X

出版时间：2005-02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苏]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内容概要

弗·克·阿尔谢尼耶夫考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时，遇到了一位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请他做向导。流浪猎人乌扎拉警觉灵敏，对山林无比熟悉，能嗅到动物的气息，辨别人和动物的足迹等等。他凭借高超的生存本领，数度帮助阿尔谢尼耶夫和他的队伍渡过难关，多次救了阿尔谢尼耶夫等人性命。两个男人在森林探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年以后，阿尔谢尼耶夫把德尔苏带到生活无虞的城市居住。可老猎人处处与现代化的社会发生冲突。最后，属于大自然的德尔苏·乌扎拉返回莽林中，不幸死于盗贼之手。

本书是对一个善良朴实平凡的人的终极关怀，是一曲普通人的生命的挽歌。

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二十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也是一部可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全书分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原名《乌苏里地区之行》）和《德尔苏·乌扎拉》两部分。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引起国际影坛轰动，获得197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书籍目录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精彩短评

- 1、极为有价值的田野考察笔记。作者对这块被清朝割让给俄罗斯的土地上的中国人，朝鲜人，赫哲人，乌德海人，俄国人的生活都有客观的描写，虽然是为了俄国实行确实统治的摸底，但是它宝贵的记录下了这些已经几乎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历史。
- 2、好看。近期口味偏地理。
- 3、看这本书时N次让我觉得自己不但是个地理白痴而且生物也学得太差了...但是我依然向往着那种与自然与山林融为一体的生活。
- 4、一百年前的沙皇俄国，军官阿尔谢尼耶夫受命前往日本海岸边的乌苏里地区行科学考察。被划入俄国版图后，乌苏里地区俄国移民数量相当少，在原始密林、深山与大海边占优势的人群依然是中国人，还有相当数量赫哲人。阿尔谢尼耶夫富有野外生活经验，且是出色的博物学家，出于工作责任心，他专心于记录考察日志，绘制地图，观察人土风物。因此阅读此书，可以获得相当丰富的人类学、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别处不可觅。随着现代学科划分日细，旅行观念的变迁，如此博览众小的行走与记录方式注定成为绝响。书中还记录了沼泽雪暴，原始林大火，与狗熊面对面等目击场面，其朴素的笔法与内容相得益彰。

本书最大的魅力却不在博学上。作者对自然和人类的体察，兼具学者的放达之心，探险者的勇敢精神与文人的细腻情怀，勇士才有能力走入那荒蛮之地，放达的人才能在那里放低自己去倾听自然的声音，客观评价人类的生存状态，敏感的心才能收获真正自灵魂深处的欢声与哀鸣。难得的组合结出了难得的硕果。

除大手笔横扫地形与动植物分布外，作者常静静观察密林中的动物。他看到一只獾在忙活“这种獾是日本獾的近亲，本地常见。毛色灰褐并杂有黑色，颜面灰白，眼睛旁边有几条纵纹。獾是杂居动物，不群居。……它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前腿，用后腿直立着，抓取上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却看不清楚。它一心一意忙着，根本没有发觉我们。……獾听到响声后，窜向一旁，很快不见了。”在这里心无旁骛的獾儿跃然纸上，它正在小心而专注地忙碌着自己的生活。不难想像，当作者发现乌苏里部分地区陷于滥猎状态时，文字间是何等痛楚焦苦。

和作者心有灵犀，一样热爱与尊重自然的，是猎人德尔苏。德尔苏是乌苏里山脉里最后的赫哲族猎人，他的形象勇敢而机敏，富有生命力。他的智慧和大山本身一起，成为此书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以他名字拍摄的电影，成为黑泽明的名作之一。德尔苏把自然界的万物看成“人”，他与它们分享丛林。风起风止，云来雨去，虎哮与参须，他都拿来作某种自然灵魂的传达，顺应它尊重它利用它。在长年山林生活中，德尔苏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世界，那里的法则足以让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汗颜。我承认我一度跳转篇幅，急切地期待德尔苏的再次登场。数年之后，他果然回到考察队身边为他们带队，途中经过游满大马哈鱼的大河，飞禽吃死鱼，走兽吃活鱼。狗熊坐在砾石堆上一心用前掌抓鱼，棕熊只吃鱼头，黑熊只吃鱼肉。另一个地方野猪们津津有味吃鱼尾，再往前走不远，狐狸抓了一条大鱼，为了预防不测，它没有就地享用，把鱼拖到灌木丛中去了。德尔苏把自己对生物圈循环的观点用蹩脚俄语说出来：“一种人吃另一种人，鱼别的东西吃，野猪鱼的吃，现在该咱们野猪的吃。”说话间他一抢撂倒了野猪，那东西吼叫着向上一蹿，“刚要往森林里跑，当即倒下摔了个嘴啃地，四肢乱动地挣扎着。”鸟儿们惊飞，鱼像发疯似地在河里乱游。德尔苏扛着野猪回去吃肉了。

有人说这本书的记叙对象常在德尔苏与自然环境间跳跃。这可能取决于作者的态度，在书中作者巧妙地让自己消失，他像透明人般穿越在乌苏里丛林中，带领读者静听倾听山野的声音。德尔苏也好，密林也好，鸟兽也好，都是自然的灵魂在低吟浅唱，而沼原上的暴风，将小船碾碎的冰河，或者原始密林中惊天的野火，不过是大自然有时翻身作怒罢了。

随书在丛林中做那样的穿行，是何等叫人神迷。

附：早在1977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发行资料形式印发此书获得好评，到2005人民文学再次出版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除附以相关旧作与电影资料外，还在书末附上文中提到的大量植物与鸟类彩色照片，为读者提供了更通畅的阅读通道，可叹的是这样一部强作初版今年只印了7000本。

5、经典评论。。。

不过我还是乐意去抓住“功利”。

6、等着写读书笔记。

7、估计懂地理和植物学的人会看得很爽。

8、文笔流畅但记录枯燥 风景猎奇 最揪心的是那些乌尔海人的命运 受尽磨难渴望仲裁 但后记里也没下文 善胜于恶 只有虚构作品中有了 这世上 终究恶太多

9、十八岁时没读下去。

10、随便垫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被不知道谁放脚底下垫的。

我是这个意思。

如果自己不想被人垫，不能随便垫人先，哈哈哈哈哈

11、不忍心再看第二遍的书

12、

同事托我在我家附近的“天天艺术”买《钢琴基础教程》，买来后我想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孩子，同事不肯，我就提议从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找两本书换。她是编辑，扔在办公室没带回家的书基本都是别人送的，她当然同意啦。结果我找到一套《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俄国人弗·克·阿尔谢尼耶夫的乌苏里地区考察报告，报告共有两本，一本叫《乌苏里山区历险记》，还有一本叫《德苏尔·乌扎拉》，是讲他的赫哲族向导的。我说这肯定是好书，同事有点狐疑地翻了一下，结果只准我拿走第一本，第二本她准备带回家看看。

第二天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就着下午的阳光静静地看书。我的直觉没错，没读几页我就被深深打动。作者文笔生动，译者的文笔风格我也很喜欢，他们都有一种天真的味道。我喜欢这样的描述：晚霞挣扎了半天，还是争不过黑夜，败下阵去。星星们眨着眼睛，仿佛在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太阳的束缚。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文也是这样写的，这让我很有亲切感。

第二本我当然也找来看了。德苏尔·乌扎拉是个让人难忘的人。吃晚饭时，考察队员把一块吃不了的肉扔进火里，德苏尔赶紧把它抢出来，“怎么可以把它白白烧掉！我们的明天走了，别的人会来——他的吃。把肉扔到火里，他的就完蛋了。”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还会有什么人来？德苏尔回答：“貉子啦，獾啦，还有乌鸦啦……乌鸦的没有——老鼠的来，老鼠的没有——蚂蚁的来。深山老林，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在鸟类聚集的兴凯湖边，一夜暴风雪，德苏尔靠着丰富的经验救了作者一命，第二天起来他叹：“昨天晚上许多人的死了。”这时作者已经能明白：这些“人”是长羽毛的。

出版说明中说这是可以和《瓦尔登湖》媲美的“绿色经典”。《瓦尔登湖》我翻过，觉得气味不太对，感觉是在比较偏激地宣教，但却并没抓住事情的要害。好像什么都要分个高低贵贱，我读得不舒服，但是奇怪竟有这么多文雅之士喜欢。已故好友苇岸当初就激赏梭罗，曾与之谈及“大自然”与“大的自然”，所谓“大的自然”包括普遍的人性，人类不断发展的文明，单把“绿色”标榜出来，我觉得并不值得有什么道德优越感。谦逊的苇岸兄当时也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但他一直没法适应农业文明之外的生存状态。

上次，让我觉得好看的书是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也是质朴道来，胸怀宽广，而且生动有趣，充满普通人的情趣。每当书中描写黄昏宿营独自静观自然美景时，总让我如同身临其境。最主要的是，这类文字淡忘功利，对于人类前途、地球环境什么的，不会流什么鳄鱼的眼泪。还有作者和当地人“斗智斗勇”也常让我莞尔，让我感到文明人、野蛮人、活佛、百姓、还有动物们，虽姿态各异，习性其实都差不到哪里去，善恶的标准正如康德所说，如头上的星空一样自然。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掩卷时，我常常并不是对“文明的地狱”咬牙切齿，而是心境澄明，看着窗外的白云感到它依旧就是那纯洁的白云，心底油然升起对生命和人生的信心。看这些书，还让我觉得李敖这样的人实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5-10-1

13、真是非常棒的一本书，读起来也不费力。接着看下部去。

14、最初是上下两册都叫这个名。

这个版本拆成两本，另一本叫<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288902/> 德尔苏·乌扎拉。

楼上内个信基督的台独份子看来我们早就见过么。

15、最近到书店给外甥女挑儿童读物，几个小时硬是挑不出几本合适的，无非是简单重印名著、罗列资料的科普，或者就是漫无边际无营养的漫画。自己看了这本《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后，竟然觉得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儿童读物。

人类在地球上已经压倒一切其他生物，生存环境也已经过剧烈改造，世界上各族人民生活状态越来越趋同，西方现代文明席卷全球，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别不大。而《在乌苏里的莽林》却描绘了一个完全有别于现代人日常生活环境的世界，亚洲大陆东北角的莽原。那里不但地理地貌和动植物新鲜奇特，而且居住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的居民。自然的神奇、慷慨和残酷，人类生活状态的多姿多彩，人性的复杂和永恒，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耻辱，这些都深深地打动着。作者的行文，始终保持着对自然好奇和热爱，对人的感情则质朴而公正。万物有灵、保护自然、各族神祇、正直的中国人、中国人对土著的残酷剥削、俄国移民的影响、日本人的活动等，作者基本能够客观描述。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喜欢读书的小朋友，再适合不过了。

乌苏里莽林中的一切，一经记录便注定成为历史。作者在德尔苏死后两年去寻找德尔苏的墓地，却发现当地的森林已经被新兴城镇的工地代替，墓地已不知所踪。

作者个人的记录很美好，历史却充满了血腥。书中对中国人的描写不免令人感慨。乌苏里江地区原先住着多个土著民族，后来中国人来了，开辟中国路，种植中国粮，山水沟沟取的中国名，险峻的山路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因为这个人第一个死在这里的中国人。连对中国移民颇为反感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有开拓精神，善于经营财富。现在这些中国名都改成俄国名了。

1902到1910年，这是本书记录作者考察的主要时间。让我们来看看这前后中国发生了些什么。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就要求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本书作者的考察活动主要就发生在这个区域里。

1894年，中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

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

1904年，俄日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而开战，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

1905年，晚清政治改革。

1911年，辛亥。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

该地区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斯大林时期几乎被清洗殆尽。

中苏交恶时期，处于人生低谷的黑泽明受前苏联邀请，根据本书改编拍摄了一部电影：

德尔苏·乌扎拉

(1975)<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300034/>

艺术水准高超，用心十分险恶

16、神秘的丛林生活！

17、难得的好文

18、书展买电脑前看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049109/>

19、太美了！

20、上面网址过期了，在这里<http://www.qmhistory.cn/read.php?tid=29597&page=1&toread=1>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21、全五星推荐，一百多年前俄罗斯的旅游家写的自然旅行笔记。对深入自然的徒步旅行又多了一份神往。在读书的同时看了《野性俄罗斯》第六集乌苏里江地区，同时看了《被水淹没的森林秘密》以及《多瑙河：欧洲的亚马逊》对书里的描写有了更直观立体的认识。有机会还会再读。
- 22、说一个书的好，不必以另一书做垫脚，否则就成焚书坑儒了
- 23、我觉得没必要拿李敖当垫脚，不是一码事。
- 24、在Amstelveen河边小树林读完这本书真是快事啊...
- 25、适合路上看
- 26、这是我唯一从初中一直到现在还在看的两套书之一
- 27、德尔苏·乌扎拉
- 28、毫无疑问，这是今年读到的最好的旅行书。完全被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沉浸其中忘记现实的存在。入选年度十佳。
- 29、德尔苏·乌扎拉是个很好的人  
万物有灵
- 30、很好的游记，文笔和瓦尔登湖差不多吧哈，高度当然不能比
- 31、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又出了一套两册(上、下)的版本之后,我在99书城就是以差不多对折的价买的。
- 32、拿李敖垫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P
- 33、非常好。作者在一个世纪前已经考虑人和自然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了。
- 34、为什么我觉得像流水账。。。现在已经没有德尔苏那样的人了吧
- 35、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二十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也是一部可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
- 36、好吧，你说得也有理。我写这篇的时候李敖正热，顺口表达了一下看法。
- 37、如此好看 可是为什么有上下两本...
- 38、先看的后文附录，有几句话我很同意，就算说破天，云“自银河系诞生以来”的领土，人家该打该抢该怎样就怎样，落后就挨打。想起初中特好玩一件事，两个男生把txt文件放进文曲星里tts，自习课上我就听到诸如“冥王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敦促华盛顿邪恶轴心小不死投降”“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联合国为恐怖组织”之类的话，整整一篇文章都是荒诞不经却巨好笑的，初三六班人才济济。德尔苏，自然的沧桑与纯粹的可爱。【我问他为什么要把海豹撵跑。德尔苏说这海豹在数岸上来了多少人。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动物，可是海豹怎么能数人呢？！这件事大大触犯了这位老猎人的自尊心。】
- 39、很好看但是有点看不懂，土著是很有实践经验生活经验的
- 40、动物图片不了解，大致看了一下，差不多没问题；但植物图片有一些配错了。  
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配图者不是专业人士——现在相关的专业人士已经很难找了。
- 41、Wjmonk推荐《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幸甚高铁路途之中读完，窗外时而层峦叠嶂起伏满目皆绿，时而田地点缀瓦房人形三五点点，相比城市书房更能应景入境。此外，本人素好BBC的自然纪录片，因此文字跃然纸上，莽林想象脑海之中，高铁行程恰似探险之旅。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俄国地理考察队队长亚森尼耶夫的工作报告，加以文学润色改编而成，工作性质注定亚森尼耶夫行程所至，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自然，路途之中，既有温情大自然的绮丽风光，也有无情大自然的风雨雪暴。如果哥伦布一路是跨国海洋发现新大陆的先遣军，那么亚森尼耶夫一辈则是人类迈向旧大陆深处的别动队，使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向纵深扩张。

除了完成地图的绘制，亚森尼耶夫的另一个收获该是偶遇丛林猎人德尔苏·乌扎拉，并在其帮助下完成了探险之旅。德尔苏·乌扎拉独自在大森林打猎为生，没有房子，失去亲人，所有资产都在背在身上的猎枪和生活杂物。就是这么一个莽林中的蛮人，不论是朴实价值的修养，还是通天象观自然察动物的本事，让人颇受触动。

队长亚森尼耶夫在行进途中，每当日出启程过夜休息之处，都不会对简陋的帐篷设施稍加打理，乃至如毁尸灭迹一般清理现场，比如把剩余的木头全部烧掉，原因很简单，探路者的行程都是单行线，没有回头的机会，也就没有必要留下什么。而德尔苏·乌扎拉每每都会独自把所有这些事情打理好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把帐篷棚顶加固一下，把剩下的木头留下，并包住一些米盐留下，因为“如果有人来了，不至于会饿死冻死”。

德尔苏·乌扎拉在丛林生存，除了百步穿杨一般的神射技术，也还有（也是更有趣的）对自然了然于胸的本领，一块树皮、一个脚印、一片鸟叫、一缕夕阳、一丝肉香……这些城里人熟视无睹的视网膜视觉影像，在德尔苏·乌扎拉眼里，却是和沉默大自然对话的暗号。德尔苏·乌扎拉经常对探险队员说的是，你们长的眼睛，却看不见自然。有赖德尔苏·乌扎拉对自然的敏感，亚森尼耶夫才能在孤立无助下，躲过强暴风雪的灭顶之灾，探险队也能在躲过自然的迷惑走在正确的路上。

在德尔苏·乌扎拉身上，我也看到了经验成长的价值曲线。德尔苏·乌扎拉和现代人类完全不同，对于未知的自然，没有望远镜看天文，没有互联网去百度，认识自然的唯一途径是独自、不懈的观察、归纳、总结。而一旦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建立，哪怕文明人背负先进的装备，也仰赖莽林人原始知识的指引。

此外，小说改编电影一起看完，建议舍弃电影回归原著。一来电影摄于70年代，摄影质量与BBC纪录片相差甚远，而且聚焦静态自然与人，少了动物这个元素，因此很多德尔苏·乌扎拉和自然动物“对话”的经典内容都无从表现。二来原著翻译信雅达相当到位，字里行间有自然清新之风、文字玩味之乐，查来译者黄树南背景，原来是大师手笔所为。

附译者：

黄树南（1932-2009年）外文系俄语语言文学教授。江苏宜兴人。1954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研究生班。曾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兼职教授、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教研室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外语教学》杂志副主编。1988年至1989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苏联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进修半年。曾开设“俄语词汇学”、“俄语句法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俄语语言国情学”等课程。

文革以后，黄树南教授主持翻译了一批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岁月-布哈林狱中绝笔》、《乌苏里山区历险记》等。他还曾译校马列经典著作、文学史、语言学、史学著作和俄苏文学作品多部，其中有学术意义巨大、难度也大的《列宁文稿》、《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国文学史》、《永恒的召唤》等

黄树南夫妇都从事外语教学和文学翻译，为人都很低调。黄树南的女婿彭京介绍，他与黄树南的女儿黄可梅谈恋爱时，去他们家感受最深的是，“晚上，他们一家四口每人占一个书桌，非常安静地在看书。岳父话不多，但句句是真言，我喜欢和他聊天，很舒服。”

42、科普性极强的书，更重要地是宣扬了土著人对环保、互助、可持续发展的重视，这反而是我们这些现代人缺失的。喜欢那片纯净的土地！

43、这两本书能遇到你这样的知音，我很高兴。

44、大自然将森林里的一切都合理利用，没有一点浪费

45、我看这本书是在高三的时候，同学买的，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把两本看完。

书中的森林，野兽，湖泊。。。  
书本完全以一种记录的笔端爱讲述，  
但就像新闻写作中的“用事实说话”，  
却更为引人入胜。

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  
为我们国家曾经的领土，现在却成为别人家的花园。

而德尔苏，却给我一种  
类似英雄却又有点偏离的形象感觉。  
今天在这里想起海上钢琴师，他们都难以适应社会，  
但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46、真是不喜欢这本书的纸张，不过内容还不错，写考察的经历时文笔非常流畅，就是地理、动物及植物上的名词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47、那块土地和考察的旅程，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不同与跋涉；德尔苏老了、又死去时，永别了，德尔苏！

48、没记错的话，黑泽明以这两本书为剧本，拍摄了一部电影《德尔苏 乌扎拉》。也值得去看。

49、附：早在1977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发行资料形式印发此书获得好评，到2005人民文学再次出版，除附以相关旧作与电影资料外，还在书末附上文中提到的大量植物与鸟类彩色照片，为读者提供了更通畅的阅读通道，可叹的是这样一部强作初版今年只印了7000本。

而且还在外面打对折！：)

50、我有点搞不清这书为什么这么被追捧，流水账一般的记录这能让那么多人共鸣？

51、本书所写的莽林就是指乌苏里江东岸地区，这一地区的核心城市是乌苏里江入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叫伯力。那么为什么叫哈巴罗夫斯克呢，就在这里看看俄罗斯著名的民族英雄的“事迹”

注意在此文回复中有150周年大庆的盛况

[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10\\_380173.html](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10_380173.html)

52、看了黑泽明的电影，很期待这部书，已经在孔网上淘了，没有两本啊，只有一本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53、“我献给读者的这部作品，是我1906年在锡霍特山区旅行的通俗性的概述。书中包括行进路线的地理记述和旅行日记。在我的书里，读者将会看到对这个地区的大自然和居民的描绘。其中许多记述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只具有历史的意义了。”

54、一段令人神往的旅行（如果没有蚊虫）

55、很早之前关于乌苏里地区的记录。那时的乌苏里多好。

56、好吧，脚下只准垫鞋垫，呵呵。

57、“忽然我滑倒了，膝盖重重地磕在石头上。我呻吟着坐起来，揉着摔痛的腿。不大一会儿，莱希又跑过来，蹲在我身旁，黑暗中我看不见它，只能觉出它温暖的呼吸。腿疼得轻了一些。我站起来，朝着不太黑的地方走去。还没走出十步，又滑倒了。这样接二连三地摔了好多次，于是，我干脆用手撑着地朝前爬。一声喜悦的喊叫从我胸中迸发出来：我竟摸到了小路，尽管身子疲乏，腿痛，我还是继续前进。

‘这一下可不会迷路了，’我心里想，‘这条小路总会把我引到一个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尘封已久这个词

重新翻开《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上次的地方，这种感觉，好象迷路，又像是有什么东西“灭失”了，找不到缘由，也没有遗迹。

据说，物质是守恒不灭的。

没有关系. 从头来过，当作重新认识一个地方、一个人，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乌》一书中多次写到迷路，我想那是因为阿尔谢尼耶夫总是在路上的缘故. 如果你从来不曾出发，始终在一个地方，那就无法设想这样的事情。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我们知道阿尔谢尼耶夫这些迷路的经历，那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了回来的路，又或者是找到了新的一条再进入这个人的世界的道路。可是，每一次正当迷路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会不会找到回来的路。

阿尔谢尼耶夫一次又一次离开城市上路，每次都是兴致勃勃，有如迎接一个个节日，显然他对人的世界之外的地方更感兴趣，并且无可取代；同时，在一次又一次迷路的时候，他也都在努力回来。这里的窘境是，无论如何，离开了人的世界，便无可能生存。这个人最后死在了城市里，死在一个布满道路四通八达的地方。假使不是这样，假使在又一次迷路之后、找到路之前，死亡已经漠然迫近，不由分说，那么，他会在日记中记下这一次的经历，就如同以往每一次。当上帝最终逼迫他放弃的时候，当恐惧被消耗殆尽、明白终究就是这样的时候，他的心里，将会是多么莫大的释然。

58、读这本书其实机缘巧合，在哪本书里面见到了也就拿来看看。当时读来，文字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描写细致入微。只是后来发觉这里面很多描写均是在中国领土上，有些难过。

59、好友的一本书

60、德蘇！

61、唉，多么好的一块儿地给俄国人占了

62、一个天生属于自然的人

63、推荐一本旅行探险书，刚看完。讲的是一个世纪前一个俄国军官在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的考察经历，很不错

64、一边游长白山一边看这本书 很带感

65、德尔苏乌扎拉

66、看过。黑泽明自己很重视这部电影。但看这个电影还是不如看书。

67、看了评分 我觉得我跟你们看的不是一本书 果然我还是太年轻嘛 完全看不下去

68、万物有灵

69、曾经是我们的

70、小时候看过

找了很久，终于订到了

71、LS也觉得这本书的出版说明写得不好？焚书坑儒也不至于吧。

72、打个飞的 开个卧车 来到旅游景点门票一买前门儿进后门儿出，结了~这是一种玩法。而书中提供的是另一种玩法，一步一步走出来踏踏实实的苦旅。对前一种毫无兴趣，对后一种心向往之~

73、一直想写这样的游记，所以一直放在身边，哪怕临摹也好。

74、挺有趣的，外乌苏里原来是那个样子

75、人们将被淹没在钢筋混凝土中。

76、景色描写很棒，一些间接的人类学描述非常有意思，森林探险大概是每个人的梦想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精彩书评

1、一百年前的沙皇俄国，军官阿尔谢尼耶夫受命前往日本海岸边的乌苏里地区行科学考察。被划入俄国版图后，乌苏里地区俄国移民数量相当少，在原始密林、深山与大海边占优势的人群依然是中国人，还有相当数量赫哲人。阿尔谢尼耶夫富有野外生活经验，且是出色的博物学家，出于工作责任心，他专心于记录考察日志，绘制地图，观察人土风物。因此阅读此书，可以获得相当丰富的人类学、地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别处不可觅。随着现代学科划分日细，旅行观念的变迁，如此博览众小的行走与记录方式注定成为绝响。书中还记录了沼泽雪暴，原始林大火，与狗熊面对面等目击场面，其朴素的笔法与内容相得益彰。本书最大的魅力却不在博学上。作者对自然和人类的体察，兼具学者的放达之心，探险者的勇敢精神与文人的细腻情怀，勇士才有能力走入那荒蛮之地，放达的人才能在那里放低自己去倾听自然的声音，客观评价人类的生存状态，敏感的心才能收获真正自灵魂深处的欢声与哀鸣。难得的组合结出了难得的硕果。除大手笔横扫地形与动植物分布外，作者常静静观察密林中的动物。他看到一只獾在忙活“这种獾是日本獾的近亲，本地常见。毛色灰褐并杂有黑色，颜面灰白，眼睛旁边有几条纵纹。獾是杂居动物，不群居。……它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前腿，用后腿直立着，抓取上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却看不清楚。它一心一意忙着，根本没有发觉我们。……獾听到响声后，窜向一旁，很快不见了。”在这里心无旁骛的獾儿跃然纸上，它正在小心而专注地忙碌着自己的生活。不难想像，当作者发现乌苏里部分地区陷于滥猎状态时，文字间是何等痛楚焦苦。和作者心有灵犀，一样热爱与尊重自然的，是猎人德尔苏。德尔苏是乌苏里山脉里最后的赫哲族猎人，他的形象勇敢而机敏，富有生命力。他的智慧和大山本身一起，成为此书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以他名字拍摄的电影，成为黑泽明的名作之一。德尔苏把自然界的万物看成“人”，他与它们分享丛林。风起风止，云来雨去，虎哮与参须，他都拿来作某种自然灵魂的传达，顺应它尊重它利用它。在长年山林生活中，德尔苏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世界，那里的法则足以让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汗颜。我承认我一度跳转篇幅，急切地期待德尔苏的再次登场。数年之后，他果然回到考察队身边为他们带队，途中经过游满大马哈鱼的大河，飞禽吃死鱼，走兽吃活鱼。狗熊坐在砾石堆上一心用前掌抓鱼，棕熊只吃鱼头，黑熊只吃鱼肉。另一个地方野猪们津津有味吃鱼尾，再往前走不远，狐狸抓了一条大鱼，为了预防不测，它没有就地享用，把鱼拖到灌木丛中去了。德尔苏把自己对生物圈循环的观点用蹩脚俄语说出来：“一种人吃另一种人，鱼别的东西吃，野猪鱼的吃，现在该咱们野猪的吃。”说话间他一抢撂倒了野猪，那东西吼叫着向上一蹿，“刚要往森林里跑，当即倒下摔了个嘴啃地，四肢乱动地挣扎着。”鸟儿们惊飞，鱼像发疯似地在河里乱游。德尔苏扛着野猪回去吃肉了。有人说这本书的记叙对象常在德尔苏与自然环境间跳跃。这可能取决于作者的态度，在书中作者巧妙地让自己消失，他像透明人般穿越在乌苏里丛林中，带领读者静听倾听山野的声音。德尔苏也好，密林也好，鸟兽也好，都是自然的灵魂在低吟浅唱，而沼原上的暴风，将小船碾碎的冰河，或者原始密林中惊天的野火，不过是大自然有时翻身作怒罢了。随书在丛林中做那样的穿行，是何等叫人神迷。附：早在1977年，商务印书馆以内部发行资料形式印发此书获得好评，到2005年人民文学再次出版，除附以相关旧作与电影资料外，还在书末附上文中提到的大量植物与鸟类彩色照片，为读者提供了更通畅的阅读通道，可叹的是这样一部强作初版今年只印了7000本。

2、我看这本书是在高三的时候，同学买的，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把两本看完。书中的森林，野兽，湖泊。。。书本完全以一种记录的笔端爱讲述，但就像新闻写作中的“用事实说话”，却更为引人入胜。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为我们国家曾经的领土，现在却成为别人家的花园。而德尔苏，却给我一种类似英雄却又有点偏离的形象感觉。今天在这里想起海上钢琴师，他们都难以适应社会，但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

3、Wjmonk推荐《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幸甚高铁路途之中读完，窗外时而层峦叠嶂起伏满目皆绿，时而田地点缀瓦房人形三五点点，相比城市书房更能应景入境。此外，本人素好BBC的自然纪录片，因此文字跃然纸上，莽林想象脑海之中，高铁行程恰似探险之旅。《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俄国地理考察队队长亚森尼耶夫的工作报告，加以文学润色改编而成，工作性质注定亚森尼耶夫行程所至，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自然，路途之中，既有温情大自然的绮丽风光，也有无情大自然的风雨雪暴。如果哥伦布一路是跨国海洋发现新大陆的先遣军，那么亚森尼耶夫一辈则是人类迈向旧大陆深处的别动队，使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向纵深扩张。除了完成地图的绘制，亚森尼耶夫的另一个收获该是偶遇丛林猎人德尔苏·乌扎拉，并在其帮助下完成了探险之旅。德尔苏·乌扎拉独自在大森林打猎为生，没有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房子，失去亲人，所有资产都在背在身上的猎枪和生活杂物。就是这么一个莽林中的蛮人，不论是朴实价值的修养，还是通天象观自然察动物的本事，让人颇受触动。队长亚森尼耶夫在行进途中，每当日出启程过夜休息之处，都不会对简陋的帐篷设施稍加打理，乃至如毁尸灭迹一般清理现场，比如把剩余的木头全部烧掉，原因很简单，探路者的行程都是单行线，没有回头的机会，也就没有必要留下什么。而德尔苏·乌扎拉每每都会独自把所有这些事情打理好，把帐篷棚顶加固一下，把剩下的木头留下，并包住一些米盐留下，因为“如果有人来了，不至于会饿死冻死”。德尔苏·乌扎拉在丛林生存，除了百步穿杨一般的神射技术，也还有（也是更有趣的）对自然了然于胸的本领，一块树皮、一个脚印、一片鸟叫、一缕夕阳、一丝肉香……这些城里人熟视无睹的视网膜视觉影像，在德尔苏·乌扎拉眼里，却是和沉默大自然对话的暗号。德尔苏·乌扎拉经常对探险队员说的是，你们长的眼睛，却看不见自然。有赖德尔苏·乌扎拉对自然的敏感，亚森尼耶夫才能在孤立无助下，躲过强暴风雪的灭顶之灾，探险队也能在躲过自然的迷惑走在正确的路上。在德尔苏·乌扎拉身上，我也看到了经验成长的价值曲线。德尔苏·乌扎拉和现代人类完全不同，对于未知的自然，没有望远镜看天文，没有互联网去百度，认识自然的唯一途径是独自、不懈的观察、归纳、总结。而一旦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建立，哪怕文明人背负先进的装备，也仰赖莽林人原始知识的指引。此外，小说改编电影一起看完，建议舍弃电影回归原著。一来电影摄于70年代，摄影质量与BBC纪录片相差甚远，而且聚焦静态自然与人，少了动物这个元素，因此很多德尔苏·乌扎拉和自然动物“对话”的经典内容都无从表现。二来原著翻译信雅达相当到位，字里行间有自然清新之风、文字玩味之乐，查来译者黄树南背景，原来是大师手笔所为。附译者：黄树南（1932-2009年）外文系俄语语言文学教授。江苏宜兴人。1954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研究生班。曾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兼职教授、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教研室主任、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外语教学》杂志副主编。1988年至1989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苏联莫斯科普希金俄语学院进修半年。曾开设“俄语词汇学”、“俄语句法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俄语语言国情学”等课程。文革以后，黄树南教授主持翻译了一批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中诞生的》、《岁月-布哈林狱中绝笔》、《乌苏里山区历险记》等。他还曾译校马列经典著作、文学史、语言学、史学著作和俄苏文学作品多部，其中有学术意义巨大、难度也大的《列宁文稿》、《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俄国文学史》、《永恒的召唤》等黄树南夫妇都从事外语教学和文学翻译，为人都很低调。黄树南的女婿彭京介绍，他与黄树南的女儿黄可梅谈恋爱时，去他们家感受最深的是，“晚上，他们一家四口每人占一个书桌，非常安静地在看书。岳父话不多，但句句是真言，我喜欢和他聊天，很舒服。”

4、看到书里夹着的书展门票，才猛然发现这书已经买了六年快。第一次去书展，在99读书人展位买的，性价比很高，还入了个会。然后就一直放在外公家，始终没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可能就是因

为很便宜的关系吧。110803晚外公家

5、“忽然我滑倒了，膝盖重重地磕在石头上。我呻吟着坐起来，揉着摔痛的腿。不大一会儿，莱希又跑过来，蹲在我身旁，黑暗中我看不见它，只能觉出它温暖的呼吸。腿疼得轻了一些。我站起来，朝着不太黑的地方走去。还没走出十步，又滑倒了。这样接二连三地摔了好多次，于是，我干脆用手撑着地朝前爬。一声喜悦的喊叫从我胸中迸发出来：我竟摸到了小路，尽管身子疲乏，腿痛，我还是继续前进。‘这一下可不会迷路了，’我心里想，‘这条小路总会把我引到一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尘封已久这个词重新翻开《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上次的地方，这种感觉，好象迷路，又像是有什么东西“灭失”了，找不到缘由，也没有遗迹。据说，物质是守恒不灭的。没有关系。从头来过，当作重新认识一个地方、一个人，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乌》一书中多次写到迷路，我想那是因为阿尔谢尼耶夫总是在路上的缘故。如果你从来不曾出发，始终在一个地方，那就无法设想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阿尔谢尼耶夫这些迷路的经历，那是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找到了回来的路，又或者是找到了新的一条再进入这个人的世界的道路。可是，每一次正当迷路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会不会找到回来的路。阿尔谢尼耶夫一次又一次离开城市上路，每次都是兴致勃勃，有如迎接一个个节日，显然他对人的世界之外的地方更感兴趣，并且无可取代；同时，在一次又一次迷路的时候，他也都在努力回来。这里的窘境是，无论如何，离开了人的世界，便无可能生存。这个人最后死在了城市里，死在一个布满道路四通八达的地方。假使不是这样，假使在又一次迷路之后、找到路之前，死亡已经漠然迫近，不由分说，那么，他会在日记中记下这一次的经历，就如同以往每一次。当上帝最终逼迫他放弃的时候，当恐惧被消耗殆尽、明白终究就是这样的时候，他的心里，将会是多么莫大的释然。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6、同事托我在我家附近的“天天艺术”买《钢琴基础教程》，买来后我想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孩子，同事不肯，我就提议从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找两本书换。她是编辑，扔在办公室没带回家的书基本都是别人送的，她当然同意啦。结果我找到一套《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俄国人弗·克·阿尔谢尼耶夫的乌苏里地区考察报告，报告共有两本，一本叫《乌苏里山区历险记》，还有一本叫《德苏尔·乌扎拉》，是讲他的赫哲族向导的。我说这肯定是好书，同事有点狐疑地翻了一下，结果只准我拿走第一本，第二本她准备带回家看看。第二天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就着下午的阳光静静地看书。我的直觉没错，没读几页我就被深深打动。作者文笔生动，译者的文笔风格我也很喜欢，他们都有一种天真的味道。我喜欢这样的描述：晚霞挣扎了半天，还是争不过黑夜，败下阵去。星星们眨着眼睛，仿佛在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太阳的束缚。我记得我小时候写作文也是这样写的，这让我很有亲切感。第二本我当然也找来看了。德苏尔·乌扎拉是个让人难忘的人。吃晚饭时，考察队员把一块吃不了的肉扔进火里，德苏尔赶紧把它抢出来，“怎么可以把它白白烧掉！我们的明天走了，别的人来——他的吃。把肉扔到火里，他的就完蛋了。”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还会有什么人来？德苏尔回答：“貉子啦，獾啦，还有乌鸦啦……乌鸦的没有——老鼠的来，老鼠的没有——蚂蚁的来。深山老林，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在鸟类聚集的兴凯湖边，一夜暴风雪，德苏尔靠着丰富的经验救了作者一命，第二天起来他叹：“昨天晚上许多人的死了。”这时作者已经能明白：这些“人”是长羽毛的。出版说明中说这是可以和《瓦尔登湖》媲美的“绿色经典”。《瓦尔登湖》我翻过，觉得气味不太对，感觉是在比较偏激地宣教，但却并没抓住事情的要害。好像什么都要分个高低贵贱，我读得不舒服，但是奇怪竟有这么多文雅之士喜欢。已故好友苇岸当初就激赏梭罗，曾与之谈及“大自然”与“大的自然”，所谓“大的自然”包括普遍的人性，人类不断发展的文明，单把“绿色”标榜出来，我觉得并不值得有什么道德优越感。谦逊的苇岸兄当时也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但他一直没法适应农业文明之外的生存状态。上次，让我觉得好看的书是大卫·妮尔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也是质朴道来，胸怀宽广，而且生动有趣，充满普通人的情趣。每当书中描写黄昏宿营独自静观自然美景时，总让我如同身临其境。最主要的是，这类文字淡忘功利，对于人类前途、地球环境什么的，不会流什么鳄鱼的眼泪。还有作者和当地人“斗智斗勇”也常让我莞尔，让我感到文明人、野蛮人、活佛、百姓、还有动物们，虽姿态各异，习性其实都差不到哪里去，善恶的标准正如康德所说，如头上的星空一样自然。掩卷时，我常常并不是对“文明的地狱”咬牙切齿，而是心境澄明，看着窗外的白云感到它依旧就是那纯洁的白云，心底油然升起对生命和人生的信心。看这些书，还让我觉得李敖这样的人实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005-10-1

7、本书所写的莽林就是指乌苏里江东岸地区，这一地区的核心城市是乌苏里江入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叫伯力。那么为什么叫哈巴罗夫斯克呢，就在这里看看俄罗斯著名的民族英雄的“事迹”注意在此文回复中有150周年大庆的盛况[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10\\_380173.html](http://www.backbird.com/dispbbs_10_380173.html)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章节试读

### 1、《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1页

《在乌苏里莽林中》入手，在99读书人的淘宝网店买的，两本才18块钱，以为自己捡了大便宜。结果在顺带寄来的图书目录上这两本书赫然写着一本5元，一本3元！！擦

### 2、《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89页

……鞑子的贫穷另有原因，这是他们在中国居民中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屡经询问，才弄清楚：腰砬子房子原来属于一个中国财东（河流的主人）。住在伏锦河一带的土著都要从他那里赊购鸦片、酒精、粮食和马匹。为了抵债，他们必须把所有的猎获物：貂皮、鹿茸、人参等统统交给财东。因此，鞑子们负债累累，永远还不清。曾连续发生过这样的事：鞑子们的妻女被抢去抵债，而本人也被出卖，并辗转易手。这些异族人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却对付不了它，于是只好听凭中国人的摆布。他们既不会像庄稼人那样务农，又脱离了猎人和捕兽人的生活。中国人利用他们的愚昧，做了他们的主人。从此，鞑子们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沦为奴隶。

### 3、《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5页

在一个地方，我们吓跑了两只马鹿，一公一母。马鹿跑出几步，就停下来，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站在那里，回头望着我们。一个哥萨克刚要开枪打它们，被我制止了。我觉得，打死一对这么漂亮的动物实在可惜。再说，我们带的食物很充足，马驮的东西又过重，我们反正也不能带走这两只死鹿。我看着马鹿，欣赏了好几分钟。后来，公鹿终于忍不住了。它短促地叫了一声，仰起头来，双角抵背，矫健地跳着，顺山坡斜跑下去。

### 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109页

夜晚寂静而又温暖，正适于夜间的昆虫出来活动。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奇得忘了蚊蚋(rui)，看得入了迷。空中到处闪烁着点点蓝光，原来是萤火虫，他们发出的亮光时断时续，每次不超过一秒钟。只要盯住一个蓝光，就能看出一只萤火虫的去向。据说，俄国移民头一次见到这种闪烁的亮光时，曾对它开枪射击，并且被吓跑了。眼前，这种昆虫已经不是几只，而是几千只，几万只。它们或在地面很近的草丛里飞来飞去，或在树丛中飞绕，或在树梢顶上盘旋。虫火荧荧，星光闪闪，真是一种光的舞蹈。突然，耀眼的电光一闪，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一颗巨大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夜空。顷刻间，流星碎裂，变成无数细小的火花，落到远处的山后面去了。星光熄灭了，萤火虫的磷光也像在魔杖的指挥下一样，顿时消失。过了两、三分钟，树丛里突然冒出了一只萤火虫，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半分钟后，成千上万只荧光闪闪的爱尔菲神又在空中到处舞蹈了。

—  
萤火虫和流星。

### 5、《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40页

湖上空荡荡的，没有一张帆，没有一条船。我们在湖边漫游了约莫一个小时，还打了野禽。

“鸭子不走了。”德尔苏高声说。

的确，候鸟一下子全停止了飞行。

一直停留在地平线上的黑雾，这时突然开始上升。太阳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灰白色的云朵在乌云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密布的，阴暗的天空中，争先恐后地飞奔，云朵边缘破碎，像脏棉絮一样垂着。

“长官，我们的赶快走吧，”德尔苏说“我的少少的害怕。”

的确，是该考虑回宿营地的时候了。我们整理整理靴子，然后就往回走。走到芦苇丛跟前，我停下来，向湖面看了最后一眼。湖水像拴在铁链子上的疯狂的野兽一样，在湖岸里面上下翻腾，浪头上泛起浅黄色的泡沫。

“水涨了，”德尔苏一面观察河汊，一面说。

他说的不错，狂风把河水推向富勒河河口，因此河水出槽，渐渐漫上平原。不久我们遇到一条大河汊，挡住了去路。这个地方我觉得陌生，德尔苏也不熟悉。他停下来，考虑了一会儿，就向左走去，河汊开始转弯流向别处。我们离开它，一直向南走。几分钟之后，碰上了泥潭，只得返回原地。于是我们又向右边走去，遇到了一条河汊，便涉水而过，然后由此向东走，但是又碰上了泥潭。我们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条窄窄的干土埂，它像跨过沼泽的一座桥梁。我们用脚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这样走了约莫半公里，突然来到一片野草丛生的干地上。泥潭终于被我们抛在后面了。

我看了看表，还不到午后四点钟。但好像已经黄昏似的。黑沉沉的乌云垂得更低了，急速地向南飞跑。据我估计，离富勒河不到两公里半了。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我们的宿营地就在它的对面。这座小山就是我们前进的目标。我们是不会迷路的可能回去晚一些，然而完全出乎意料，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湖，我们决定绕过去。但这个湖很长。于是，我们向左走去，走了约一百五十步，面前出现了一条河汊，它流向大湖，与其呈直角。我们奔向另一面，不久又走到原来那个泥潭旁边。这时，我决定还是到右面再碰碰运气。不久脚底下响起了吧唧吧唧的水声，前面出现了一片片大水洼。很明显，我们迷路了。情况变得十分严重。我向赫哲人建议回去找那条把我们引到这个岛上来的干土埂，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往回走，但是那条干土埂已经找不到了。

风突然一下子停息了。从远处传来兴凯湖的咆哮。天黑了下來，这时空中飞起小雪花来。风停止了仅仅几分钟，接着旋风骤起，雪也下大了。

“不得不在这儿过夜了，”我心里想，然后又突然想起，这个岛上没有烧柴：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丛灌木，除了水和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害怕极了。

“怎么办？”我问德尔苏。

“我的很害怕，”他回答说。

现在我才明白，我们处境是多么危险。暴风雪的夜晚，我们两个人待在这四面沼泽的小岛上，没有火，也没有御寒的衣服。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德尔苏身上。我认为只有他才能救我。

“听着，长官！”他说，“好好听着！我们的要快快干活。不好好干活儿，我们的死掉，赶快割草。”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割草。我只懂得一件事，就是“赶快割草”。我们赶紧卸下全副装备，急忙发狂似地干了起来。我割一抱草的功夫，德尔苏割的草已经两大抱了。阵阵疾风刮得人几乎站都站不住。我的衣服结了一层冰。我们把割下的草往地上一放，立刻就被雪盖住。有几个地方的草，德尔苏不让割。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就非常生气。

“你的不懂！”他喊到，“你要听话，干活。我的懂！”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德尔苏解下枪上的皮带和自己的腰带，我在口袋里又找到一根绳子。他把这些东西卷一卷，塞在怀里。天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冷。借着白雪的微光，勉强可以分辨出地面上的东西。德尔苏以惊人的毅力劳动着。我一停下来，他就冲我喊，要赶快干。他的喊声流露出恐惧和愤慨。于是我又拿起刀来，拼命地割草。我的衬衫上落了许多雪。雪开始融化，我感觉到冰冷的雪水顺着脊背往下淌。我估计我们割了有一个多小时。彻骨的寒风，刺肤的雪花扑在脸上，使人感到像刀割针扎一样的难受。我的双手冻僵了。我呵口气暖暖手，这时刀子掉了。德尔苏发现我停止工作，又冲我喊道：

“长官，干活儿！我的很害怕！快完蛋了！”

我说，刀丢了。

“用手薅！”他喊着，尽量盖过风声。

我开始机械地，下意识地薅芦苇，手划破了，也不敢停下，一个劲地薅，一直干到筋疲力尽。我两眼发花，上下牙不断地磕碰着，好像发寒热一样。湿透的衣服冻得发硬，瑟瑟嗦嗦地响着。困倦向我袭来。“人就是这样冻死的”——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我就人事不省了。这种昏迷状态究竟延续了多久——我不知道。突然我觉得有人摇晃我的肩膀。我醒了过来。眼前站着德尔苏，他俯下身子，面对着我。

“跪起来，”他对我说。

我听从他的话，用双手撑着地跪了起来。德尔苏把他的帐篷盖在我身上，然后开始向上面铺草。里面马上暖和了，滴起水来。德尔苏在周围忙了很久，把雪搂过来，用脚踩实。

我渐渐暖和过来，接着就昏睡过去。突然，我听到德尔苏的声音：

“长官，挪一下！……”

我勉强挣扎着，缩到一边。赫哲人钻进帐篷，在我身旁躺下，把自己的皮上衣盖在我们两人身上。我伸出手来，摸到了自己的脚，上面穿着我熟悉的那双毛皮靴。

“谢谢你，德尔苏”，我对他说，“你把自己盖好。”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他回答说，“现在不怕了。我的草捆得紧紧的，风吹坏不能。”

这个临时搭得窝棚上面落得雪越多，我们在里面就越暖和，里面也不滴水了，外面狂风呼啸，好像什么地方汽笛在呜呜地叫，好像当当地敲着钟给死者安魂送葬。后来，我迷迷糊糊地作起梦来，梦见一些舞蹈，梦见我慢慢地朝一个地方落下去，越来越往下落，最后终于深深地沉入梦乡。。。。。。这样，我们大概睡了十二个小时，我醒来时黑暗而寂静，突然我发现，自己一个人躺着。

“德尔苏！”我惊叫起来。

“老熊！”我听到他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老熊！你的出来吧！该回自己的窝，不能在别人的窝里老睡。”

我急忙爬了起来，不由自主地用手遮住了眼睛。大地白茫茫的，到处是雪。空气清澈新鲜，天气寒冷。空中飘动着破碎的云层，有的云隙中露出青天。虽然周围还是那么阴沉昏暗，不过已经使人感到，太阳就要出来了。被雪压倒的野草，一片一片地躺着，德尔苏拣了一点干草枯叶，生了一小堆火，正在给我烘靴子。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草德尔苏不让割。他把这些草搓起来，接上皮带和绳子，从上面把草窝棚紧紧地揽住，以免风把它吹跑。我出来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向德尔苏道谢，感谢他救命之恩。

“我们的一块走，一块干，不用谢谢。”

他似乎想改变一下话题，便说：

“昨天夜里许多人死了。”

我懂得，德尔苏所说的“人”是长着羽毛的。

### 6、《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四章 朝鲜屯见闻

朝鲜人有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难以理喻的冷漠。。。是这样吗？对于这种地理笔记最头疼的是没有地图，书配的那张地图太小太老了，网上和纸质的乌苏里地区的中文地图少之又少，又不像邻近地区的国内那么资料丰富

### 7、《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14页

醒来以后，我看见德尔苏劈了很多木柴，弄来一些桦树皮，把它们全垛在窝棚里。

我以为他要把窝棚烧掉，就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他没理我，反而向我要一撮盐和一把米。我很想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就叫人给他拿来。这个赫哲人用桦树皮把火柴仔细包好，把盐和米也分别用桦树皮包起来，并把这些东西挂在窝棚里。接着，又把窝棚外面盖的树皮修补好，这才准备动身。

“你大概还打算回到这儿来吧？”我问他。他摇了摇头。我又问，米、盐和火柴是留给谁的。他回答说：

“别的什么人来，窝棚找到，干柴找到，火柴找到，吃的找到——不会死！”

我记得，这使我大为震动。我沉思起来.....赫哲人竟这样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德尔苏永远不会见到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不会知道，是谁给他准备了干柴和食物。我想起，我手下的人离开宿营地的时候，总是把树皮扔在篝火里烧掉，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有趣而已，我从来没有制止过他们。这个野蛮人远比我更讲仁爱。他多么关心路人呐！.....为什么住在城市里的人，这种美好的感情，这种关心他人利益的精神反而泯灭了昵，这种感情从前肯定是有的。

### 8、《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86页

在乌苏里地区的原始森林里随时可能碰见野兽，必须有所准备。但是最不愉快的事却是碰见人。野兽见人就跑，只有在受到追捕时才进行反扑。遇到这种情况，双方——人和野兽，都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碰上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原始森林里的见证人只有上帝。这种情况使人养成一种特殊技能：一看到生人，立刻隐蔽起来，准备射击。

这不就是大刘的黑暗森林理论的现实版嘛。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9、《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50页

第一阶段的考察即将结束，阿尔谢尼耶夫请德尔苏和他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并述说城市生活的种种方便与舒适。德尔苏说，“不，谢谢，长官。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能去。我的在那里干什么？打猎的不能，捕貂的也不能。住在城里，我的很快完蛋。”阿尔谢尼耶夫也觉得让他放弃从小走惯的生活道路不合适。

此前德尔苏也有妻子和儿子、女儿，后来都因天花死了。阿尔谢尼耶夫想到失去家人的他从此没了晚年的慰藉，将就此度过一生，很同情他的处境，但也知道他“未必舍得放弃他的自由”。

### 10、《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2页

读的是商务印书馆1977年旧版~

当地有一条河谷叫做“玻璃沟”，是因为这里有一所猎人使用的小房子上镶有一小块玻璃。当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苏里地区一座玻璃厂也没有，玻璃在深山老林里是很珍贵的，可以用来换取粮食、皮毛等。当地人斗殴，冲进对方屋子里首先会选取玻璃器皿来砸碎。他们把那所房子和那条河叫“玻璃房子”和“玻璃河”，还用“玻璃”来命名整个地区。

今天想来一个地方叫“玻璃”，也真够奇怪的~

曾经的那么珍贵的东西，如今已变得很寻常，随处可见，那些打得头破血流的乌苏里人依旧还在历史中头破血流吗，只为了那砸毁仇人玻璃的快意。

### 11、《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106页

在文中，俄国人（至少阿尔谢尼耶夫）敢于承认俄罗斯人对赫哲人的奴役、屠杀；也提到了中国人的“坏”，相比俄国人的直接残暴，中国人来得绵里藏针。中国人通过鸦片、贸易实现了土著靰子的人生控制，使他们奴化沦为中国人的奴隶，这也是锡霍特山地区的土著靰子贫困的原因。同时南锡霍特山地区的靰子和赫哲族人在那時候就已经被汉化了，穿汉服，说汉语，接受汉文化。但是汉人还是怕毛子，所以实际上处于最高地位的还是俄国人。在19世纪初乌苏里地区还要大量汉人、朝鲜人、土著人等，但是在苏联时期斯大林统治下他们大多被屠杀殆尽

### 12、《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46页

商务印书馆旧版：

阿尔谢尼耶夫（作者）和德尔苏被暴风雪困在兴凯湖畔，在德尔苏的指挥下，俩人奋力自救~这段实在是惊心动魄！

德尔苏一改平素以别人的意见为主的随和表现，大声命令阿尔谢尼耶夫，“听着，长官！好好听着！我们的要快快干活。不好好干活，我们的死掉，赶快割草。”在乌苏里的莽莽丛林里一向都很从容的德尔苏声音里充满了恐惧。而这时暴风雪越来越大，吹得人几乎站不住，能见度低到勉强能辨认地上的东西。二人拼命割草，“德尔苏以惊人的毅力劳动着”。有些地方的草德尔苏不让阿尔谢尼耶夫动，后者忙乱到不听话，德尔苏就大声斥责他。当阿尔谢尼耶夫全身都被汗水结成的冰覆盖，实在干不动、手脚冻僵的时候，德尔苏几近愤慨地冲他喊：“长官，快干活！我的很害怕，快完蛋了！”阿尔谢尼耶夫的刀子掉在雪里找不到了，德尔苏喊，用手薅~

最终，阿尔谢尼耶夫昏迷过去~当他醒来的时候，德尔苏已经搭好了一个窝棚，上面覆满了草，把不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让阿尔谢尼耶夫割的草搓起来，接上枪带、腰带和一小截仅有的绳子，揽住窝棚，又用雪把周围堵严实~二人得救了。

### 13、《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2页

当地的居民把北岔河流经的河谷称为“玻璃沟”。这个名称来源于中国猎人的一所碓子房，这所房子的窗户上镶着一小块玻璃。应该说明，当时乌苏里地区一座玻璃厂也没有，所以玻璃在穷乡僻壤特别珍贵。在深山老林里，玻璃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单位。用一个空瓶子可以换到面粉、盐、小米，甚至还可以换到毛皮。老住户们说，过去发生殴斗的时候，仇人们都拼命闯进对方的屋子里，把玻璃器皿打碎。因此，中国房子窗户上那一小块玻璃是件奢侈品，也就不足为怪了。它受到当地头一批移民的重视，他们不仅把那所房子和小河叫做“玻璃房子”、“玻璃河”，而且以“玻璃”二字称呼整个这个地方。

### 14、《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20页

其实不是写笔记，只是想说说最近自己的感受而已，注定自己是孤独的，近来总是静不下心来，回首从读高中开始，心理剧已经开始沉默了，变得孤独，闷骚，苦闷，彷徨，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未来实在迷茫，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四了，这六七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梦想没了，信仰没了（貌似从来都没有过），变得懒了，倦怠了，从谈女友开始，便已经走上了浑浑噩噩的道路，倒不是说不该谈，自己也没迂腐到那程度，只是谈着谈着，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要求还挺高，我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我是什么，姑且自骂一声SB吧，整天无所事事，上着课，想着下课，下课想着上网，上网了则想着今后的迷茫，究竟该干些什么，找寻不到自己的方向，似乎很是悲哀，对一切东西都没啥兴趣，同学聚会，吹吹小牛，发现依旧自己不是那么现实，但是依旧自己也不是那么上进。我.....可能只是选择孤独，今天一个人唱歌，唱了四个小时，我想，该走了，该退了，嘉陵江水依旧那样流淌，看了你六七年，我还是没看出什么，只是可能真到了分别的那一天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带走，我的青春只是这六七年的空白，过得很快，忘得更快。自己一个人看书看不下去，去重庆图书馆装装逼，却也看得十分精彩，不知道是不是环境问题，就算是吧。因为我总是喜欢给自己找点借口。学者核工程我才发现原来当初的自己确实没有成长太多，也不是说不喜欢，真正最喜欢的是经济，但是偏偏数学成绩烂得一塌糊涂，大学，就是个过场，拿个文凭.....吹吹风，走走闲田。

喜欢上了一首叫《我期待》的歌，今天一个人也唱了六七遍。期待自己回到童真的神采。第一次注册豆瓣，我想也许是相见恨晚吧.....写了这么点也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些什么。

就让我自己继续混乱吧。

darkest hour is before dawn.

just go to bed in the darkest night, I want find a way to get the light.

people say that you just need a trip, then I ' ll go and start a new life.

god bless me,so do all the people.

### 15、《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笔记-第55页

还是地图问题，书配的地图不详细，根本就找不到这一地区的地图，只有对着中国地图的黑龙江省看角落部分。书中写的椴树、柞树等，根本毫无概念，只有桦树还知道一点。唉，这样的书得身临其境的看，哪怕去不了俄罗斯边疆省，去黑龙江也好啊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